

睿智辅政 安邦定国

——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（中）

■本报记者 陈全义

当初，淮西叛乱被平定以后，统领镇州、冀州的王承宗震恐不已。裴度遂遣善辩之士前往游说，令其献地，并遣

子入朝为质，以表投诚之意。彼时，王承宗正求助于田弘正。经裴度的说客一番劝解，朝廷未动一兵一卒便使王承宗归降。

中流砥柱 平乱固本

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，因李师道屡次违抗圣意，宪宗下诏让宣武、义成、武宁、横海四节度使的军队与田弘正会师讨伐他。田弘正奏请从黎阳渡过黄河，与李光颜等军队协同并进。

宪宗在延英殿召集宰相，商议此事是否可行。众臣纷纷进言：“军事行动远在外地，理当由前线大将裁夺。既然田弘正已经上奏陈明，陛下应当答应他的请求。”只有裴度认为不可，上奏说：“军队渡过黄河之后便难以后退，唯有全力进攻方有取胜之机。若从黎阳渡河，军队刚离开魏州、博州境，便进入滑州地界。如此一来，朝廷徒增供应军饷之劳，而出征将士会因顾虑战火殃及本境产生观望犹豫的心态。况且田弘正与李光颜不够果断，二人相互猜忌，必定贻误军机。然而用兵作战，朝廷又不宜中途干预，在决策之初便应拟定周全的应对方案。与其在黄河南岸采取谨慎持重之策，倒不如于黄河北岸等待时机。不妨暂且秣马厉兵，做好充分战斗准备，待秋霜降临、水位下降之时，从杨刘渡河，直捣郛州。只要能在阳谷一带安营扎寨，官军势头自然强盛，贼军必然阵脚大乱。”宪宗赞道：“卿所言极是。”于是下诏让田弘正从杨刘渡过黄河。待田弘正之军渡过黄河，向南进

发，在距郛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寨，贼军果然陷入困境。不久，官军便平定李师道之乱。

裴度秉性坚毅执着，在朝堂之上不屈不挠，对皇帝忠心耿耿。但凡朝政存在疏失不当之处，他定会竭尽全力直言进谏。因奸臣皇甫镈屡次构陷，皇帝与裴度渐生嫌隙。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裴度任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

穆宗登基之后，长庆元年（821年）秋，张弘靖遭幽州军队囚禁，田弘正在镇州遇害，朱克融、王廷凑于河朔地区举兵叛乱。穆宗遂下诏，令裴度以原有官职充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，率军平叛。彼时，穆宗行事骄纵荒诞，朝中辅政宰相皆才能平庸，且对复杂局势把控失当、调度无力，致使叛乱再度爆发。一时间，局势混乱不堪，官军士气低迷。即便有李光颜、乌重胤等名将统率十多万大军进攻叛军，仍久战无功，丝毫未取得实质性进展。裴度从受命的那天起，就招募士兵、补充兵员，无暇休息。他亲率西部军队深入敌境，攻城拔寨，斩杀叛将，频频向朝廷奏报捷讯。穆宗对裴度的忠诚与担当极为赞赏，每月都派遣官中使臣前往军中慰问，并晋升他为检校司空，兼任押北山诸蕃使。

奏除奸佞 整肃朝纲

当时，身为翰林学士的元稹一心谋求宰相之位，与知枢密魏弘简结为生死之交。元稹虽然与裴度没有仇怨，但嫉妒他的地位在自己之上。裴度正在山东指挥作战，军务奏报大多被元稹等拦下，无法顺利呈至皇帝面前。一时间，天下人纷纷议论，皆称元稹凭借皇恩宠肆意迷惑圣听、干扰朝政。

裴度身处军中深感忧虑，遂上疏朝廷奏论此事：“臣闻君主圣明则臣子忠贞。今既逢圣主，愿为直臣，上酬陛下殊恩，下绝众人非议，誓除国之蠹虫，不顾身家安危。若臣之建言可行，岂会顾惜一己性命？陛下恭承帝业，宏图大展，正欲荡涤奸佞之邪气，开创太平之盛世。然叛贼兴乱，震动山东；奸臣勾结，败坏朝纲。陛下欲平幽州、镇州之乱，当务之急是整肃朝廷内部。为何如此？盖因祸患有关大小之别，议事有先后之序。河朔叛贼，仅扰山东之地；而朝中奸臣，必殃及天下。故河朔之祸小，朝廷之祸大。小患，臣与诸武将定能剿除；大患，非陛下圣断不能铲除奸臣。现今文武百官，朝廷内外众多官员，有良知者无不义愤填膺，有口者无不喑然长叹。然因奸臣位高权重，又蒙陛下信任嘉奖，众人惧得罪奸臣而断了自己退路，担忧事未举而灾祸已至，是以皆为自己身计，而非为国家谋。”

“臣近来还想着隐忍，不想揭发此事。其一，彼等罪恶昭彰，如山之积，人皆怨恨指责，声若雷霆。料想陛下圣明，一定会诛杀他们。其二，四方暂无战事，诸般政务已处理完毕，纵彼等暗中败坏纲常法纪，贿赂之风公然盛行，但等到他们恶贯满盈时，必定会自取灭亡。今逢凶徒祸乱，陛下忧心忡忡。但凡诏令之制定，皆关乎国家之安危。可恨此等奸贼竟肆意欺瞒君上，淆乱陛下之圣断，其恶行不止一端。陛下听了他们的话，又向近臣询问。他们相互勾结，一唱一和，蒙蔽迷惑陛下的视听。所以自臣讨贼以来，所陈之事都很紧要，而接到的诏书内容很多都与臣所奏不一致。可陛下对臣委以重任，而被奸臣所误也不少。”

“臣素与诸奸佞之臣无冤无仇。日前，臣恳请乘驿车入朝，当面向陛下陈奏军情要事，此乃奸臣最为忌惮之举。彼等深知，若臣面圣，必能详述其过，因此千方百计阻止臣。臣又奏请统率各路兵马，协同并进，相机进击叛贼，却遭那伙奸臣党羽蓄意欺肘。他们生怕臣统领各道之军建功，因而致使臣进退维谷，所上奏章皆被拦截。他们还联合奸邪狡诈之徒对付臣，时而兵分两路前往招抚，却故意滞留长达十余日；时而派遣使者至蔚州行营，蓄意拖延时间。其用心不过是要令臣陷入困境，一事无成。至于天下之治乱、山东战事之胜

负，他们全然抛诸脑后。身为臣子侍奉君主，竟恶劣至此。况且陛下身边忠良贤能之士众多，既有熟谙典章制度者，亦不乏精通军事之人，尽可任用。缘何独独重用此等奸佞之徒呢？臣愚见，若能尽除朝中奸臣，那么河朔之乱，不待兴兵便会平定；倘若朝中奸臣仍在，即便平定了叛乱，亦难收长久之实效。”

“臣研读本朝史籍，知悉代宗一朝，吐蕃等外族来犯，直逼都城。代宗却浑然不知，皆因被程元振蒙蔽，险些危及江山社稷。彼时，柳伉不过是太常寺一介博士，却能上奏章将罪责归于程元振，兼领将相之权，又怎能坐视奸佞之徒遮蔽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光辉？臣心中满是愤怒与痛恨！特将此奏疏交付宫廷使臣赵奉国呈予陛下。若陛下不信，依旧被奸臣蛊惑，恳请陛下下此篇奏表公之于众，令三事大夫与文武百官一同评议。若奸党未遭众人指斥，臣甘愿领受罪责。上天洞察一切，定能明鉴臣之忠心。只要天下人知晓臣不负陛下，即便到了身死之时，臣亦死而无憾，犹如重生。”

裴度接着又上了三道奏章，言辞恳切。穆宗见状，心中虽不悦，但忌惮大臣议论，于是改任魏弘简为弓箭库使，免去了元稹在宫廷内的要职。然而，穆宗对元稹的恩宠并未就此消减。没过多久，穆宗又授予元稹平章事之位，同时剥夺了裴度的兵权，改命他担任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并充任东都留守之职。谏官想劝穆宗收回此命，相继从便殿角门一路拜伏到延英门进谏。穆宗心里清楚他们所谈何事，却迟迟不肯及时召见。谏官无奈，皆上疏进言：“当下战事尚未平息，裴度兼具将相之才，不应将其安置于闲散无用之位。”穆宗深知人心所向皆为裴度，遂下诏令裴度由太原取道京师，前往洛阳赴任。元稹出任宰相之后，奏请皇上停止用兵，为王廷凑、朱克融洗刷罪名，解除深州之围。其真实意图是想要借此剥夺裴度的兵权。

长庆二年（822年）三月，裴度到达京城。见面穆宗之时，他先陈述朱克融、王廷凑在河朔地区发起暴乱，自己奉命讨贼无功，再陈述受职东都、准许他人朝觐见，感谢皇帝恩典。裴度在宫殿台阶伏地启奏，泪水纵横。穆宗为之动容，道：“卿所奏谢恩之意朕已明晰。朕将于延英殿接见你。”众人皆以为裴度并无皇帝亲信之人助力，又遭奸佞小人排挤，纵然身负赫赫功名与威望，恐也难以打动皇帝。然而，裴度奏报河北讨贼之事时，慷慨激昂，声音震彻殿堂。文武百官无不为之动容，武将公卿亦有感慨落泪者。次日，穆宗任命裴度为司徒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淮南节度使，并晋升其为光禄大夫。

修书破困 深州解围

彼时，朱克融、王廷凑虽已接受朝廷所授节钺，却并未解除对深州的围困。裴度刚从太原启程便分别致信二人，晓以大义。朱克融旋即解除围困撤离，王廷凑亦随之撤兵。有官中使者奏报此事，穆宗闻之，龙颜大悦，当日即派遣使者前往深州迎接牛元翼返回，同时令裴度再次修书予王廷凑。

裴度自太原往京城途中接到诏书。

良策息争 智全君臣

在此之前，监军使刘承偁倚仗皇帝的恩宠，肆意欺凌节度使刘悟。三军将士群情激愤，将刘承偁拿下，欲将其诛杀。将士们斩杀了刘承偁的两名侍从。幸得刘悟出面，刘承偁才侥幸保住性命，不过仍被囚禁起来。穆宗颁下诏书，令刘承偁返回京城。刘悟却以军情为由，并未及时奉旨。

朝廷就此事展开讨论，宰相在延英殿奏对，裴度亦参与其中。穆宗看着裴度说：“刘悟拘禁刘承偁，拒不放他回朝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”裴度以藩臣不应议论国大事为由婉言推辞。穆宗不依不饶，坚持追问：“刘悟辜负了朕的信任。朕以仆射之职厚待他，近日还赐给他五万匹绢。他不思立功以报皇恩，反倒纵容军队欺凌监军，实在令朕难以容忍。”

裴度回应道：“刘承偁在昭义地区肆意妄为、不守法度，这些情况臣都有所了解。前些日子，刘悟在行营给臣写信，详细列举了刘承偁的种种过错。当时，使者赵弘亮正在臣的军中，还取走了刘悟的信件，打算亲自上奏。不知他是否奏报了此事？”穆宗表示：“朕全然不知此事。刘悟为何不直接密奏于朕？难道

使者接过裴度所写之信后建言：“大人朝见谢恩之后，即刻赴东都留守之任。只怕王廷凑得知大人已无兵权，会背弃先前约定。还望大人莫要再寄此信。”使者随即将裴度书信呈予皇帝，并详尽奏明此事缘由。待裴度抵达京城入朝奏对之时，穆宗正因深州之围忧心忡忡，于是当机立断，授予裴度淮南节度使一职。

朕还处置不了吗？”裴度说：“刘悟身为武将，不懂大臣奏事的规矩。虽说此事他做得不对，但臣私下认为，即便刘悟有密奏皇上，陛下恐怕也难以处置。如今事情已发展至此，臣等当面奏论，陛下尚且犹豫不决，仅凭刘悟的一面之词又怎能打动陛下呢？”

穆宗说：“过往之事暂且不提，直接说当下该如何处置吧。”裴度道：“陛下若真想收服忠臣义士之心，让天下武将为陛下尽忠效命、不惜死节，只需颁下诏书，承认自己用人失察致使刘承偁这般违法乱纪，命令刘悟当着三军将士的面斩杀他。如此一来，天下各方势力必定竭诚效命，叛贼也会闻风丧胆，天下便可太平无事。否则，臣担忧即便给刘悟改换官职、赏赐绢帛也无济于事。”

穆宗低头沉思许久后说：“朕并非舍不得刘承偁，只是他乃太后的义子，如今被囚禁，太后尚不知情。倘若你还未想好妥善的处置办法，可再商议合适之策。”裴度与王播等人又上奏：“只需将刘承偁流放到偏远之地，刘悟必定会放了他。”裴度觉得此计可行。后来，刘承偁顺利返回京城。

奸党构陷 孤臣去国

裴度初任司徒之际，徐州呈奏：“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部返还，驱逐了节度使崔群，自行宣称留后之职。”朝廷闻之上下震惊，当日便颁下诏书，命裴度依旧执掌朝政，同时委派宰相王播接替裴度镇守淮南。

裴度与李逢吉向来不和。裴度从太原入朝后，那些厌恶裴度之人觉得李逢吉擅使阴谋诡计，于是将他从襄阳召回朝中对付裴度。

裴度再度主政朝堂之后，魏弘简、刘承偁的党羽依旧盘踞官中。李逢吉采用族子李仲言的计策，通过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勾连。宦官们皆愿助力李逢吉。长

庆二年（822年）五月，左神策军上奏称，告密者李赏言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指使，勾结刺客企图刺杀裴度。穆宗颁下诏书，令左仆射韩皋、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一同审讯于方一案。案件尚未审明，元稹便被免去同州刺史之职，裴度亦被免去左仆射之职，李逢吉则取代裴度成为宰相。

李逢吉的党羽李仲言、张又新、李续等人，内与宦官勾结，外则煽动官员，并结成朋党以阻挠裴度，当时号称“八关十六子”。裴度的“负面传闻”逐渐流传开来。不久，朝廷便将裴度外调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不再兼任平章事。

处厚力荐 贤相得用

长庆四年（824年），穆宗驾崩，敬宗李湛于穆宗灵柩前即位。同年，襄阳节度使牛元翼辞世。此前，牛元翼的家人一直身处镇州，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镇州接他们，王廷凑却百般拖延拒不放人。王廷凑听闻牛元翼已死，竟残忍地将其家人屠戮殆尽。敬宗得知此事后，一连数日叹息不已，感慨朝中宰相无能，致使奸臣如此嚣张跋扈、悖逆犯上。

翰林学士韦处厚进言：“臣听闻西汉之时，汲黯身处朝堂，淮南王便不敢图谋叛乱；战国之际，段干木居于魏国，诸侯便不敢贸然侵犯。一名有才之士足以抵挡百万雄师，一位贤能之人能够遏制千里灾祸。依臣之见，裴度功勋卓著，名震华夏，声扬外邦。王廷凑、朱克融之流惧怕他得到重用，吐蕃、回鹘亦钦佩他的威名。若能让裴度在朝廷任职，委以重任，那么西夷、北虏必定不敢窥觊中华大地，河北东部也必然会遵从朝廷诏令。况且幽州、镇州的叛乱尚未平定，此时尤其需要倚仗裴度这样的大臣。管仲曾言，‘偏听一人之言，会陷入愚昧无知；广听听取众人意见，方能明智通达。’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，并无其他诀窍，顺应民心便能治理得当，违背民心便会陷入混乱。臣听闻陛下连吃饭时都在叹息，遗憾朝中没有萧何、曹参那般的贤才，可如今裴度这样的人才就在

眼前却不加以重用。这如同冯唐感慨汉文帝，若皇帝不够圣明，即便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良将也无法任用。

“驾驭宰相之法，在于对其予以信任、亲近以及礼遇。倘若宰相处理政务毫无成效，于国家毫无功劳，那就将其安置于闲散职位，或是贬谪至偏远州郡。如此一来，在位官员必定勤勉努力，而谋求晋升之人也不敢随意钻营。陛下若能对宰相保持始终如一的恩遇，而非将其彻底弃用，那便是君臣之间至深的情谊了。如今，那些得到晋升的官员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，被贬斥的官员却依旧能保住六部尚书这样的高位，不贤能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劝诫惩处。臣与李逢吉向来没有仇隙，也曾因某事被裴度贬官。如今臣所言，上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圣明，下是为了反映众人的议论。臣披肝沥胆，满怀感恩，伏地流泪进谏。恳请陛下明察臣的一片忠心，体谅臣为国家考虑的心意，这便是天下的万幸了。”

敬宗听闻此言，惊讶之余顿有所悟，看到裴度的奏状上没有平章事的头衔，便向韦处厚问道：“为何裴度的官职中没有平章事一职呢？”韦处厚上奏：“裴度被李逢吉排挤，离京镇守兴元，因而官职头衔中就被减去了平章事。”敬宗说：“何至于此呢。”次日便下达诏令，命裴度兼任同平章事之职。

李逢吉的党羽要尽手段诋毁、阻拦裴度，生怕裴度再得到重用。有个陈留人叫武昭，天性果敢且口才出众。裴度征讨淮西时，武昭主动请缨，投身军旅效力。裴度派他前往蔡州劝降吴元济。吴元济以武力相逼，试图恐吓武昭，可武昭面不改色、镇定自若，最终被以礼相待，平安归来。裴度觉得武昭是个人才，堪当重任，便在军中给他安排了职位。此后，武昭跟随裴度镇守太原。裴度还上奏朝廷，为武昭请封石州刺史一职。

武昭被免去石州刺史后，被授予袁王府长史的职责。武昭身处闲职，心里有些郁闷，并且有抱怨李逢吉的言论。那些奸党见有机可乘，便指使卫尉卿刘遵古的随从安再荣出面告发，声称武昭图谋不轨，欲谋害李逢吉。这案子草草审结，武昭含冤被处死。奸党妄图借此机会牵连裴度。然而，朝中士大夫秉持公正，纷纷站在裴度这边，指责李逢吉的所作所为。敬宗也逐渐了解事情的真相。此后，但凡官中使者途经兴元，必定会传达秘密旨意，对裴度加以抚慰，还隐约透露出将征召他回朝的意思向。

敬宗宝历元年（825年）十一月，裴度呈上奏疏，恳请入朝觐见皇帝。次年正月，裴度抵达京城。敬宗对他礼遇有加，没过几日便颁下诏书，再度命裴度执掌朝政。李逢吉党羽中的左拾遗张权舆不遗余力地诋毁裴度。在裴度从兴元请求入朝之际，张权舆赶忙上疏：“裴度之名，与图讖暗合，其宅邸又占据山冈高处。如今不召自来，他的心思不言而喻。”在此之前，李逢吉那一伙奸佞之徒忌恨裴度，特意编造了一首童谣：“非衣小儿担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驱逐。”其中“天”“口”二字暗指裴度派人劝降吴元济之事。京城东西走向横卧着六道山冈，恰似乾卦之象。裴度位于平乐里的府邸恰巧坐落在第五道山冈之上。于是，张权舆便拿这些大做文章，编排裴度，妄图以此诬陷裴度有“不轨之心”。

敬宗年纪尚轻，却头脑清醒，深知这是对裴度的恶意指谤，对裴度的赞赏与信任丝毫不减。那些奸邪小人再难兴风作浪了。

谏止东巡 靖邦安民

宝历二年（826年），敬宗计划巡幸东都洛阳。宰相李逢吉以及门下、中书两省的谏官多次呈上奏疏，极力劝阻。敬宗一脸严肃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朕东巡的心意已决。随行的官员和宫人皆自行准备干粮，绝不劳烦百姓供给。”李逢吉赶忙跪地进谏：“东都洛阳距此千里之遥。按例巡幸本属常事，但陛下一旦出行，万事皆须依照礼仪，千乘万骑相随，规模难以缩减。即便不必极尽奢华，也需做到丰俭适宜，怎能让随行之人自备干粮？这岂不是有失皇家体统？当下战事尚未全然平息，边境地区也未彻底安宁。如此行事恐怕会引发人心动荡。恳请陛下稍作思量，回心转意。”然而，敬宗并未听从，随即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赶赴东都，检查沿途行营以及洛阳皇宫状况。

朝廷大臣正忧虑惶恐，恰逢裴度从兴元入朝。在延英殿奏事之际，因敬宗谈及巡幸一事，裴度说：“国家营建东西二都，本意就是为了方便帝王巡幸。自从国家历经艰难变故，这一做法便搁置了。东都洛阳的宫殿，连同六军的营垒、各部门的官署大多已荒废。陛下若执意前往巡幸，必定要稍加修缮整理。如此一来，至少得花费一年半载筹备之后方可再议出行之事。”敬宗听后道：“群臣进谏时，并未考虑到这些情况，只是一味劝阻朕不该前往。若真如你所言，那不去也罢，或者将巡幸日期往后推迟。”不久后，朱克融、史宪诚各自上书，请求派遣五千工匠协助修缮东都洛阳。敬宗见此便搁置了东巡计划。

辅君献谋 解纷纾困

幽州的朱克融将赏赐春衣的使者杨文端扣留，上奏称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，还上奏说今年三军的春衣数量不足，请求度支府拨发一个季度的春衣约三十万端匹，并派遣五千工匠协助修复东都洛阳。敬宗听闻，忧虑朱克融的态度不恭，便询问宰相：“朱克融所奏之事，应当如何处置？朕想派一位重臣前去宣谕抚慰，顺便将被扣留的春衣使者接回。这样做可行吗？”

裴度回应道：“朱克融一族本就凶狠残暴，如今无端做出这般傲慢悖逆之事，注定会自食恶果。陛下不必为此忧虑。这就好比豺狼虎豹在山林之中肆意吼叫跳跃，可若对其不理不睬，它也无法计施。这个逆贼只敢在自己的巢穴里放肆无礼，一旦离开巢穴外出行动便没了底气。当下，既无需派遣使者前往宣谕抚慰，也不必急着接回被扣留的使者。再等十来天，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：‘听闻朝廷使臣在你处有不当举止，待其归来，朕自会处置。赏赐于你的春衣，相关部门制作时不够用心，朕定会彻查此事，现已下令着手处理。’至于他请求派遣五千工匠以及军队前往东都洛阳一事，分明是虚情假意。臣料想逆贼根本无法派出人手。如今若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计，便回复他：‘你所请求派遣工匠修缮宫殿一事，可尽快派人前来。朕已下令魏州、博州等道在当地妥善安排接应。’料想朱克融收到这道诏书，必定会惊慌失措。倘若陛下不想如此强硬，仍想表示宽容，那就回复他：‘东都洛阳需修缮之处，自有相关部门负责，无需你派遣工匠长途跋涉而来。你提及的三军春衣，本就是各道自行操办的日常事务。近来朝廷偶有赏赐，皆是因征调当地人力物资才给予优厚赏赐，平常并无此惯例。朕并非吝惜那二三十万端匹春衣，只是按规矩不能对范阳特殊对待，望你能明白。’如此处理即可，陛下切莫再为此事烦忧。”

敬宗采纳了裴度的建议，并让他进呈诏书拟文。果不其然，事情的发展如裴度所预料，不到十天，幽州内部便发生变故，朱克融及其两个儿子被杀害。

漯河故事·厚重漯河

